

葡萄牙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里的瓷器展品

颜欢

葡萄牙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有许多“明星”展品，其中一件是16世纪中国的青花瓷罐，罐身纹饰特殊，带有西方纹章图案装饰，应为欧洲贵族向中国瓷器商专门定制。

成立于1884年的葡萄牙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依傍于特茹河之畔，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乃至全国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绘画、雕塑、金器、陶瓷等4万多件藏品，时间涵盖12世纪至19世纪。在这些珍贵藏品中，陶瓷制品逾7500件，见证了中国瓷器漂洋过海与葡萄牙釉陶相遇、融合的奇妙旅程。

中国瓷器远渡重洋

葡萄牙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位于一座建造于17世纪末的宅邸内，淡黄白色相间的外立面端庄典雅、设计简洁，展现出该时期葡萄牙民居建筑的典型风格。博物馆共有4层，陶瓷收藏馆位于第二层，几尊典雅秀美的明代青花瓷花瓶和瓷盘置于展厅中间，吸引着往来者的目光。这些瓷盘的纹饰大多为楼阁、山水和人物，正是流行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山水瓷盘，也有一些印有西方纹章装饰和图案。放眼望去，陶瓷收藏馆中的大部分展品来自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此外也有来自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陶瓷制品。

回溯历史，葡萄牙是最早与中国开展瓷器贸易往来的国家之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带领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开辟了欧亚交通新路线。次年，达·伽马返回里斯本，将一套中国瓷器献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引发王公贵族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与追捧。

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以瓷器、丝绸、茶叶等颇具中国特色的物品为纽带，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更加密切。例如，葡萄牙商人从中国进口的大量青花瓷制品，大多由克拉克帆船运抵欧洲，这些瓷器因此得名“克拉克瓷”并闻名天下。这些扬帆而来的大瓷盘，盘腹中心饰有中国山水画，沿分八格开光，交替绘有牡丹等极具中国风格的纹样。

与此同时，葡萄牙贵族开始向中国专门定制纹章瓷器。据博物馆陶瓷收藏馆长拉斐尔·阿尔费宁介绍，定制瓷器在葡萄牙的最早记载出现于1528年，即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人非常珍视这些中国瓷器，甚至在返途中给它们加饰银制配件。由于当时欧洲人多使用质地粗糙的石制或陶制用具，设计独特、淡雅脱俗且白皙光洁、能耐高温的中国瓷器脱颖而出，备受珍视。当时，葡萄牙贵族多以中国瓷器为地位的象征，定制瓷器一时间蔚然成风。其中，由葡萄牙阿尔布克拉克家族定制的瓷盘尤其具有代表性：盘心绘有盾形纹章，配以十字形盾牌和百合花，蓝白相间，光洁细腻。这件瓷器珍品既是欧洲艺术史上的美丽篇章，亦是中葡艺术交融出的灵感结晶。

瓷器绘就东方想象

在展厅另一侧，葡萄牙锡釉陶器展陈区中陈列的器具纹饰明显受到东方美学理念影响。一件有趣的人物图盘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盘心绘有一名持伞的僧人，他站立在岩石前，上方有飞鸟盘旋，周围绘有栏杆、花草和四组有双坡顶房屋和圆



顶塔楼的建筑。圆盘内壁装饰多为欧洲花草、建筑，画面主要人物形象却是东方面孔，反映出当时葡萄牙工匠对中国的某种遥远想象。

沿着迢迢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多的中国瓷器远渡重洋、来到欧洲。葡萄牙人带回欧洲的中国瓷器，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透露出曼妙的异国风情，令当地人赞叹不已。为满足庞大的外销需求，景德镇从明代开始大量生产专供出口的瓷器，这些外销瓷器与中国本土流行的瓷器有所区别，大多是在使用功能上更符合欧洲人生活习惯的盘、罐、杯等生活器具。

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瓷器的强烈需求推动当地陶瓷业发展，引发竞相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葡萄牙工匠率先用釉陶仿制中国青花瓷。17世纪早期，里斯本陶匠开始在当地生产的彩陶器具上模仿克拉克瓷的中式纹饰，令这些欧洲形制的瓷盘瓶罐浸润中国艺术风格，演绎中国故事题材。

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瓷器如同画家的插图游记般启发着当时的欧洲工匠，构建出一个幻想中的东方世界，逐渐形成风靡欧洲的“中国风”。同时，这些釉陶又融合本地特色，凝结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独特风格。1582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访问葡萄牙时，致信女儿描述葡萄牙人制作的锡釉陶器，称其“显然是以中国风格设计的”。在这一时期葡萄牙工匠制造的陶瓷器物



1 2 3 4



图①：法国游客在欣赏中国瓷器。

图②：捷克艺术家瓦茨拉夫·奇夫卡制作的小提琴。

图③：阿尔布克拉克家族定制的瓷盘。

图④：葡萄牙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陶瓷收藏馆一景。

若泽·佩索阿摄

上，中国面孔的男女老幼渐次登场，在雕龙画凤的亭台楼阁中，传递出欧洲人对东方古国的美好想象。

“葡萄牙蓝”描摹东方美

漫步葡萄牙街头，蓝白相间、精致的瓷板画装饰常令游人惊艳。这些古朴明净、肖似中国青花瓷的瓷板画早已融入葡萄牙人日常生活点滴，它们镶嵌在建筑外墙、民居大门和餐厅座椅……一个不经意的转角，就会偶遇一片水蓝，描画着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度的斑斓辉煌。白底蓝釉的瓷板画又被称为“葡萄牙蓝”，展现出中国制瓷工艺和审美风情传播到欧洲后，对葡萄牙艺术风格产生的重要影响。

作为“瓷板画王国”，葡萄牙瓷板画艺术历史悠久。17世纪时，伴随中国青花瓷的流行，蓝白相间的艺术样式成为瓷板画的主流风格，清新的配色对当地人的审美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令葡萄牙人对蓝色更加偏爱。从技术角度而言，当葡萄牙画匠在瓷板上用巴洛克、洛可可风格描绘欧洲贵族的生活时，青色婉约质朴的色调更好呈现出画面的明暗对比，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陶瓷收藏馆展厅内，一架以“葡萄牙蓝”瓷板画艺术形式制作的小提琴最为精致夺目。这件藏品由捷克艺术家瓦茨拉夫·奇夫卡制作，小提琴外表突出还原了瓷板画的光泽和色彩，同时兼具中国青花瓷的艺术神韵。彼时欧洲人尚在探索制瓷工艺，其创作方法、使用材料和图形模式与中国虽有所不同，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制品依然能令我们看出当时欧洲工匠的精湛技艺，以及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在当地的嬗变发展，这些瓷器堪称中葡艺术风格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结晶。

数百年来，中葡艺术交流融合，一件件精美瓷器成为艺术史上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在这一过程中，葡萄牙瓷器在制作工艺和审美风格上的发展变迁，讲述了中葡文化交流互动的故事，留下一段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

“创造”——现代艺术的力量源泉

曲音

金秋时节，一场名为“毕加索——无尽的绘画”的展览在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拉开帷幕，参展作品达千件之多。同一时期，文森特·梵高、保罗·高更、亨利·马蒂斯、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等现代艺术家的展览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亮相，呈现出现代艺术百花齐放的创作风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艺术处于由古典转向现代的交汇期，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充满探索和创新精神，将欧洲艺术带入全新纪元。现代艺术家主动打破传统艺术表现方式，创作从描摹自然之形转换为表达心中之理，即从“形式”走向“创造”。

先驱者：形式的开启

19世纪60年代，印象派之始，艺术家在户外作画，捕捉阳光和雾气，摒弃古典主义绘画的精确性。当19世纪80年代印象派进入鼎盛之时，一些印象主义画家率先反思并逐渐改变印象主义的某些创作规律，例如淡化“光、色、感觉”，不只关注线条、形状、明暗、色彩、构图等形式语言，更加看重形式背后的创作精神与情感表达，昭示了现代艺术的开端。

由此，塞尚、梵高、高更等艺术家的绘画语言逐渐展现出不同于印象派的风格。塞尚在绘画中抛弃了明暗和透视，寻求色彩与形状的互相牵制，使画面结构更加稳定严谨，制造出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张力。他的油画作品《圣维克多山》（见下图，曲音供图）用冷暖色搭配勾勒出许多几何形状的色块，形如房屋、状似树木，以相互交叠的视觉呈现替代了透视效果，暗示出远近和前后关系，令画面中的山峰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都显得雄伟壮丽。

梵高和高更对于形式语言的创新更具视觉冲击力。在梵高的著名画作《星夜》中，色线变化微妙、色点挥洒旋转，充满律动又不失和谐。深邃的蓝色与明亮的黄色交错掩映，表现出夜空群星、宇宙浩瀚。他用细碎有力的笔触和暗哑色彩描绘了远处的柏树与房屋，与远处的奇幻星空对照鲜明，画家对艺术的热情与对现实的无奈倾泻其间。跳脱真实描绘客观事物的束缚后，梵高将情感与物象深度融合，探索出与众不同的画面秩序。

高更偏爱形式主义美感，看重色块之间的布局协调与整体统一，作品超越了对自然的临摹再现，反映出艺术家从精神层面出发去感受大自然之美的创作理念。他的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描绘了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的妇女和儿童，用色简明统一，大块面的黄、蓝、粉紫和黑色相互辉映，展现出一派热带岛屿风貌，塑造出现实与想象融为一体的精神世界。高更更偏重于色彩的主观化倾向，依据主观感受而非事物本身着色，他对新题材、新视觉和新理念的追寻给同期及后世艺术家带来诸多深刻启迪。

新声音：多元的变奏

19世纪末，在前辈画家影响下，现代主义绘画迅速脱离自然主义（即忠实展示自然面貌），新的画派如象征主义、分离派等均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此时，欧洲的艺术中心逐渐从法国巴黎扩散至西班牙巴塞罗那、比利时布鲁塞尔、奥地利维也纳和德国柏林等城市，重塑了艺术审美观念。今天，不断迭代的科学技术开启了又一个多元绽放的艺术时代，创造，依然是推动艺术发展的永恒力量。回溯现代艺术发展史，“创造”是艺术迸发无穷力量的源泉，不断滋润并激励着新一代创作者将“创新精神”作为文化生产力，去承接传统，去探索当下，去开拓新时代中的新艺术天地。

逐渐现出象征主义倾向，比利时画家恩索尔和挪威画家蒙克则更进一步，画作体现出鲜明的象征主义特点。恩索尔的绘画以回归个人体验与精神世界为主旨，在名作《面具的惊奇》中，人物头戴面具，形象荒诞，戏剧般的场景与色彩运用令人充满遐想。选择面具作为画作的标志性意象，体现出艺术家对事物表象的疑虑与反思。蒙克的代表作《呐喊》则更具浪漫主义色彩。画面中抽象的形体、迂回的线条和对比强烈的色调制造出孤独感和紧张感，映射出艺术家向往穿透世俗生活的精神理想。

克里姆特作为维也纳分离派的代表画家，善用如藤蔓般延伸的曲线和机械零件般的几何形状加以金箔等材料突出画面层次，颇具东方染织艺术中装饰纹样的韵味。代表作《吻》中，克里姆特将颜料的肌理质感与斑斓的图案汇合，虚化的人物形体在画面的金色基调中流露出温暖情绪，形成独具特色的华丽视觉效果。

新场域：创造的汇聚

进入20世纪，欧洲艺术家们的创作日趋主观化和多样化。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艺术流派向“纯粹的表现与抽象”出发，建构出一座座艺术试验场，迸发出创造的力量。

毕加索、马蒂斯、蒙德里安等艺术家的作品诠释了创造力在现代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其中，野兽派以大胆用色与狂放笔触著称。作为领军人物的马蒂斯将色彩视为情感表达的最佳途径，被艺术评论家戏称为“直接把一罐颜料扔在公众面前”。他将物象形体尽量简化，辅以明快跳跃的色彩，展现出令人愉悦的五彩斑斓。得益于艺术家采用的平面化视觉处理，强烈的色彩对比丝毫没有影响画面的整体和谐。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转向似乎更为人熟知。画家在表现主义时期以柔和的色调与细腻的情感描绘出忧郁而不失力量的氛围，直至画作《阿维尼翁少女》面世，毕加索正式开启了立体主义之路。巨作《格尔尼卡》使用黑、白、灰三色解构形体，严肃诠释战争的残酷。立体主义擅于将现实物象切割、重组，“全方位”且“支离破碎”地给观者带来多角度观看的特殊视觉效果，这成为现代绘画史的关键转折点。

在立体主义思想影响下，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创作风潮接踵而至。蒙德里安用纯粹抽象的画面展示出画家眼中现代主义绘画的最终归宿。他在经典之作《红、蓝、黄的构成》中将3种纯色方形色块填入秩序井然的黑白格子中，不再使用曲线或斜线，突出画面整体结构的绝对单纯与高度理性。蒙德里安认为，纯造型艺术更能集中表达大自然所赋予创作者的直觉与启示。

现代艺术的日渐成熟与科学世界观的不断发展息息相关，抽象绘画不再依赖人类的情感再现，而是转向复杂微观或更为宏观的物质世界。例如，马塞尔·杜尚的《泉》将日常生活用品作为雕塑艺术品搬入美术馆，成为现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永恒》则以变形时钟暗示梦境，描绘出“超现实”视界。在不断创造与追问中，现代艺术开启了新视角、铸造了新观念，为更多艺术场域汇聚着能量。

现代艺术涌现出诸多艺术经典，重塑了艺术审美观念。今天，不断迭代的科学技术开启了又一个多元绽放的艺术时代，创造，依然是推动艺术发展的永恒力量。回溯现代艺术发展史，“创造”是艺术迸发无穷力量的源泉，不断滋润并激励着新一代创作者将“创新精神”作为文化生产力，去承接传统，去探索当下，去开拓新时代中的新艺术天地。



本版责编 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 rmrjgk@163.com 版式设计 蔡华伟 沈亦伶

